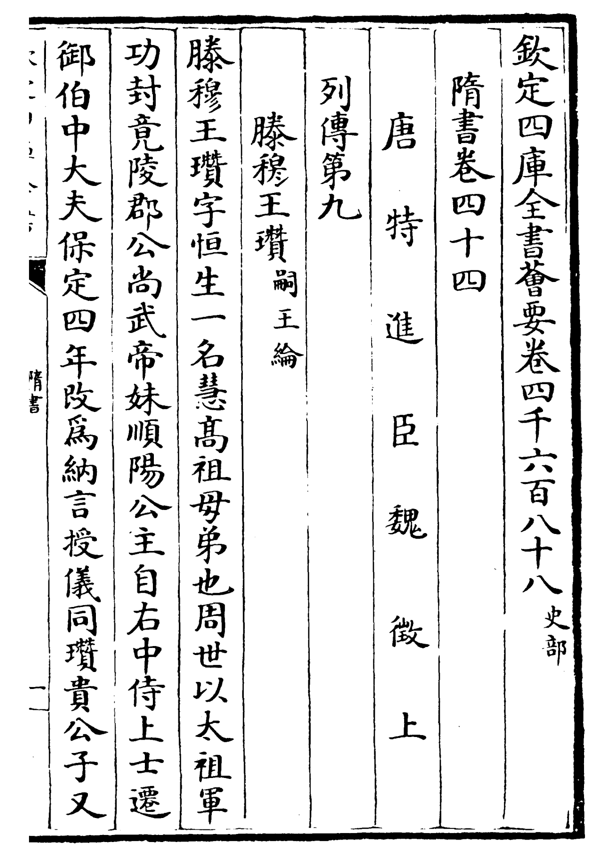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隋書卷四十四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九

滕穆王瓚 嗣王綸

滕穆王瓚字恒生一名慧高祖母弟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竟陵郡公尚武帝妹順陽公主自右中侍上士遷御伯中大夫保定四年改爲納言授儀同瓚貴公子又

尚公主美姿儀好書愛士甚有令名於當世時人號曰楊三郎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帝謂之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將遂事東方無西顧之憂矣其見親信如此宣帝即位遷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未幾帝崩高祖入禁中將總朝政令廢太子勇召之欲有計議瓚素與高祖不協聞召不從曰作隋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爲族滅事邪高祖作相遷大將軍尋拜大宗伯典脩禮律進位上柱國邵國公瓚見高祖執

政羣情未一恐爲家禍隂有圖高祖之計高祖每優容之及受禪立爲滕王後拜雍州牧上數與同坐呼爲阿三後坐事去牧以王就第瓚妃宇文氏先時與獨孤皇后不平及此鬱鬱不得志隂有呪詛上命瓚出之瓚不忍離絶固請上不得已從之宇文氏竟除屬籍瓚由是忤旨恩禮更薄開皇十一年從幸栗園暴薨時年四十二人皆言其遇鴆以斃子綸嗣

綸字斌籀性弘厚美姿容頗解鍾律高祖受禪封邵國

公邑八千戶明年拜邵州刺史晉王廣納妃於梁詔綸致禮焉甚爲梁人所敬綸以穆王之故當高祖之世每不自安煬帝即位尤被猜忌綸憂懼不知所爲呼術者王琛而問之琛答曰王相祿不凡乃因曰滕郎騰也此字足爲善應有沙門惠恩崛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交通常令此三人爲度星法有人告綸怨望呪詛帝命黄門侍郎王弘窮治之弘見帝方怒遂希旨奏綸厭蠱惡逆坐當死帝令公卿議其事司徒楊素等曰綸希冀國

災以爲身幸原其性惡之由積自家世惟皇運之始四海同心在於孔懷彌須叶力其先乃離阻大謀棄同即異父悖於前子逆於後非直覬覦朝廷便是圖危社稷爲惡有狀其罪莫大刑兹無赦抑有舊章請依前律帝以公族不忍除名爲民徙始安諸弟散從邊郡大業七年親征遼東綸欲上表請從軍自効爲郡司所遏未幾復從朱崖及天下大亂爲賊林仕弘所逼携妻子竄于儋耳後歸大唐爲懷化縣公綸弟坦字文籀初封竟陵

郡公坐綸徙長沙坦弟猛字武籥徙衡山猛弟温字明籥初徙零陵温好學解屬文旣而作零陵賦以自寄其辭哀思帝見而怒之轉徙南海温弟詵字引籥前亦徙零陵帝以其脩謹襲封滕王以奉穆王嗣大業末薨於江都

道悼王靜

道悼王靜字賢籥滕穆王瓚之子也出繼叔父嵩嵩在周代以太祖軍功賜爵興城公早卒高祖踐位追封道

王諡曰宣以靜襲焉卒無子國除

衛昭王爽嗣王集

衛昭王爽字師仁小字明達高祖異母弟也周世在襁褓中以太祖軍功封同安郡公六歲而太祖崩爲獻皇后之所鞠養由是高祖於諸弟中特寵愛之十七爲内史上士高祖執政拜大將軍秦州總管未之官轉授蒲州刺史進位柱國及受禪立爲衛王尋遷雍州牧領左右將軍俄遷右領軍大將軍權領并州總管歲餘進位

上柱國轉涼州總管爽美風儀有器局治甚有聲其年以爽爲行軍元帥步騎七萬以備胡出平涼無虜而還明年大舉北伐又爲元帥河間王弘豆盧勣竇榮定高熲虞慶則等分道而進俱受爽節度爽親率李元節等四將出朔州遇沙鉢略可汗於白道接戰大破之虜獲千餘人驅馬牛羊鉅萬沙鉢略可汗中重創而遁高祖大悅賜爽真食梁安縣千户六年復爲元帥步騎十五萬出合州突厥遁逃而返明年徵爲納言高祖甚重之

未幾爽寢疾上使巫者薛榮宗視之云衆鬼爲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榮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薨時年二十五贈太尉冀州刺史子集嗣

集字文會初封遂安王尋襲封衛王煬帝時諸侯王恩禮漸薄猜防日甚集憂懼不知所爲乃呼術者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呪詛憲司希旨鍛成其獄奏集惡逆坐當死天子下公卿議其事楊素等曰集容懷左道厭蠱君親公然呪詛無慙幽顯情滅人理事悖先

朝是君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請論如律時滕王綸坐與相連帝不忍加誅乃下詔曰綸集以附蕚之華猶子之重縻之好爵匪由德進正應與國升降休戚是同乃包藏妖禍誕縱邪僻在三之義愛敬俱淪急難之情孔懷頓滅公卿議既如此覽以潸然雖復王法無私恩從義斷但法隐公族禮有親親致之極辟情所不忍於是除名爲民遠徙邊郡遇天下大亂不知所終

蔡王智積

蔡王智積高祖弟整之子也整周明帝時以太祖軍功賜爵陳留郡公尋授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至并州力戰而死及高祖作相贈柱國大司徒冀定瀛相懷衛趙貝八州刺史高祖受禪追封蔡王謚曰景以智積襲爵又封其弟智明爲高陽郡公智才爲開封縣公尋拜智積爲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儀衛資送甚盛頃之以修謹聞高祖善之在州未嘗嬉戲游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儀山東儒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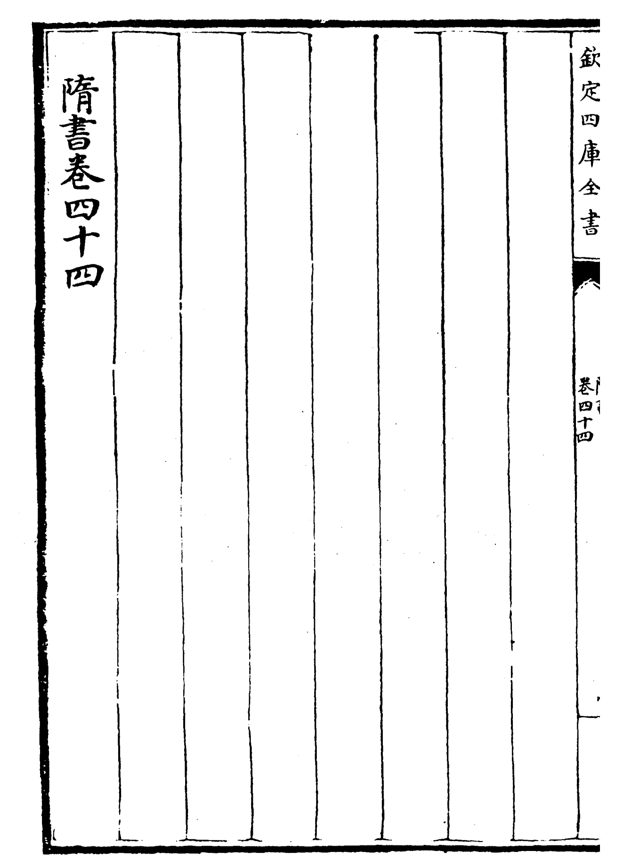
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座所設唯餅果酒纔三酌家有女妓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之前其簡靜如此昔高祖龍潛時景王與高祖不睦其太妃尉氏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高祖知其若是亦哀憐之人或勸智積治産業者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荅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兒子有才能以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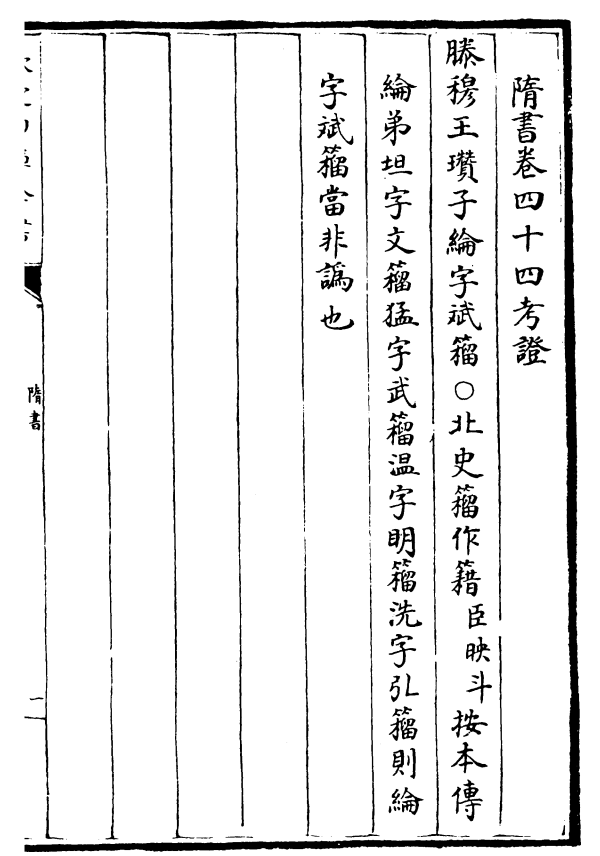
禍也開元二十年徵還京第無他職任闔門自守非朝
覲不出煬帝即位滕王綸衛王集並以讒構得罪高陽
公智明亦以交遊奪爵智積逾懼大業七年授弘農太
守委政寮佐清淨自居及楊玄感作亂自東都引軍而
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
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
可擒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
留攻之城門爲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

宇文述等援軍至合擊破之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帝時踈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没於地矣時人哀之有子道玄

史臣曰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内以敦睦九族外以輯寧億兆深根固本崇奬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恤其危所由來久矣魏晉以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狥所私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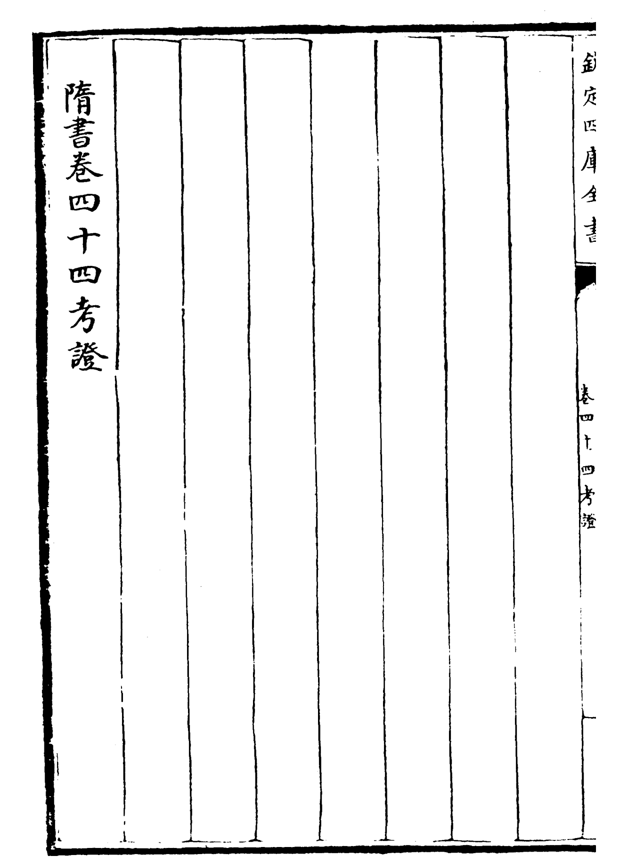
過正非一時也得失詳乎前史不復究而論焉高祖昆
弟之恩素非篤睦閨房之隙又不相容至於二世承基
其弊愈甚是以滕穆暴虣人皆竊議蔡王將没自以為
幸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
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為盤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皂
隸為伍外内無虞顛危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焉


隋書卷四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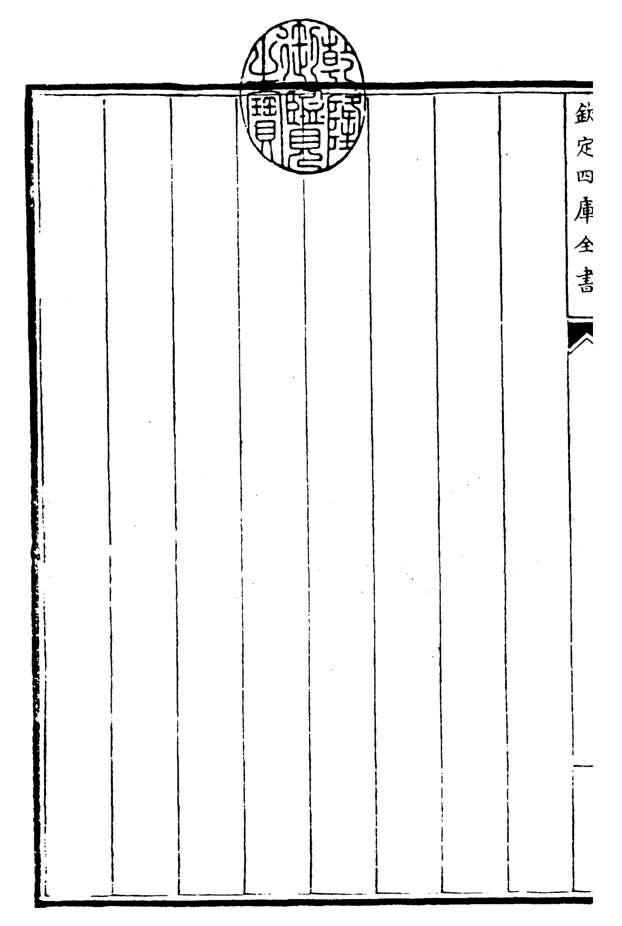
隋書卷四十四考證

滕穆王瓚子綸字斌籀○北史籀作籍臣映斗按本傳綸弟坦字文籀猛字武籀温字明籀洸字弘籀則綸字斌籀當非譌也



隋書卷四十四考證

謹案卷四十二第十八頁後七行誅夷烹醢歷代
共尤刋本共訛其據監本改
卷四十三第一頁後四行高祖詰周趙元宅將及
於難按監本元作王
第八頁後四行於臣何以自處在物謂其乖分刋
本在訛存據監本改
卷四十四第四頁後八行步騎十五萬出合州刋
本州訛川據監本改


乾隆御覽之寶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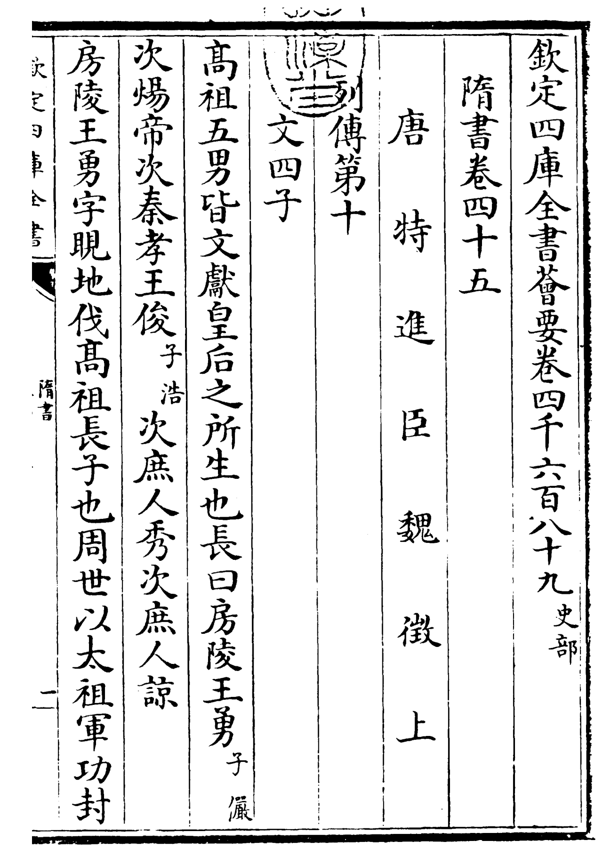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趙之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隋書卷四十五至四十七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隋書卷四十五

唐 特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十

文四子

高祖五男皆文獻皇后之所生也長曰房陵王勇子儼次煬帝次秦孝王俊子浩次庶人秀次庶人諒

房陵王勇字眼地伐高祖長子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

博平侯及高祖輔政立為世子拜大將軍左司衛封長寧郡公出為雍州總管東京小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後徵還京師進位上柱國大司馬領内史御正諸禁衛皆屬焉高祖受禪立為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參決之上以山東民多流冗遣使按檢又欲徙民北實邊塞勇上書諫曰竊以導俗當漸非可頓革戀土懷舊民之本情波迸流離盖不獲已有齊之末主闇時昏周平東夏繼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

厭家鄉願為羇旅加以去年三方逆亂頼陛下仁聖區宇肅清鋒刃雖屏瘡痍未復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猖獗嘗犯邊烽今城鎮峻峙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臣以庸虛謬當儲貳寸誠管見輒以塵聞上覽而嘉之遂寢其事是後時政不便多所損益上每納之上嘗從容謂羣臣曰前世皇王溺於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諍為亡國之道

邪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寛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明等為之賔友勇嘗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悦恐致奢侈之漸因而誡之曰我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歴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得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民之上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之以自警戒今以刀子賜汝宜識我心其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張樂受賀高祖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節内外百官相

率朝東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是賀不得言朝髙祖曰改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徵名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宮如此殊乖禮制於是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爰自近代聖教漸虧俯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别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時髙祖令選宗衛侍官以入上臺宿衛髙熲奏稱若盡取强者

恐東宫宿衛太劣高祖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毓德東宫左右何須强武此極敝法甚非我意如我商量恒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宫上下團伍不别豈非好事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盖疑高頻男尚勇女形於此言以防之也勇多内寵昭訓雲氏尤稱嬖幸禮匹於嫡勇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擅内政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罪過晉王知之彌自矯飾姬妾

但備員數唯共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愈稱晉王德行其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為儉素敬接朝臣禮極卑屈聲名籍甚冠於諸王臨還揚州入内辭皇后因進言曰臣鎮守有限方違顏色臣子之戀實結于心一辭階闥無由侍奉拜見之期杳然未日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皇后亦曰汝在方鎮我又年老今日之别有切常離又泫然泣下相對歔欷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宫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

恐讒譖生於投杼鴆毒遇於杯勺是用勤憂積念懼履危亡皇后愍然曰覗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業竟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痛忽爾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夭逝事已如是我亦不能窮治何因復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邪晉王又拜嗚咽不能止皇后亦悲不自勝

此别之後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遣褒公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旨於越國公素具言皇后此語素瞿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必如所言吾又何為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皇后意皇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每聞至尊及我遣内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睍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眤近小人疑阻骨

肉我所以益憐阿麽者常恐暗地殺之素既知意因盛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遺素金始有廢立之意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名而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宫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之象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之内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髙祖知其不安在仁壽宫使楊素觀勇素至東宫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

勇怨望恐有他變頗深防察高祖聞素譖毀甚疑之皇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纎介事皆聞奏因加媒蘖構成其罪高祖惑於邪議遂踈忌勇乃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兒者咸屏去之晉王又令段達私於東宮幸臣姬威遺以財貨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諠謗過失日聞段達脅姬威曰東宮罪過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

則大富貴威遂許諾九月壬子車駕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懐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高祖既數聞讒譖疑朝臣皆具委故有斯問冀聞太子之愆弘為此對大乖本旨高祖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我為患利不脱衣臥昨夜欲得近厠故在後房恐有警急還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壊我國家邪

於是執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顯言之曰臣奉勑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奉詔乃作色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居士黨盡伏法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若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由因長歎迴視云我大覺身妨高祖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廢之我以布素時生復是長子望其漸改隱忍

至今勇昔從南兖州來語衛王云阿孃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是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即以斗帳安餘老嫗新婦初亡我深疑使馬嗣明藥殺我曾責之便懟曰會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初長寧誕育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肖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社又劉金驎諂佞人也呼定興作親家翁定

與愚人受其此語我前解金驎者爲其此事勇嘗引曹妙達共定興女同讌妙達在外說云我今得勸妃酒直以其諸子偏庶畏人不服故逆縱之欲收天下之望耳我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也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旻諫曰廢立大事天子無二言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旻辭直爭强聲色俱厲上不答是時姬威又抗表告太子非法高祖謂威曰太子事跡

宜皆盡言戚對曰皇太子由來共臣語唯意在驕奢欲得從樊川以至于散關總規為苑兼云昔漢武帝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之賜朔黄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實無金輙賜此等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過殺百許人自然永息前蘇孝慈解左衛率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宫内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便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内築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不輟營起亭

殿朝造夕改每云至尊嗔我多側庶髙緯陳叔寳豈是
孽子乎甞令師姥卜吉凶語臣曰至尊忌在十八年此
期促矣髙祖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我有舊使
婦女令看東宫奏我云勿令廣平王至皇太子處東宫
憎婦亦廣平教之元贊亦知其陰惡勸我於左藏之東
加置兩隊初平陳後宫人好者悉配春坊如聞不知厭
足於外更有求訪朕近覽齊書見髙歡縱其兒子不勝
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部分收其

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勇由是遂敗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言左衛元旻身備宿衛常曲事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宮裴弘將勇書於朝堂與旻題封云勿令人見高祖曰朕在仁壽宮有纎小事東宫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旻及弘付法治其罪先是勇嘗從仁壽宮參起居還塗中見一枯槐根榦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曰此堪作何器用或對曰古槐尤堪取火于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因令匠者造

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槊藏局貯艾數斛亦搜得之大將為恠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别有所在比令長寧王已下詣仁壽宫還每嘗急行一宿便至恒飼馬千匹云徑往捉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位太子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洩東宫服翫似加琱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羣官為太子之罪高祖遣將諸物示勇以誚詰之皇后又責之罪高祖使使責問勇勇不服

太史令袁充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矣羣臣無敢言者於是使人名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耶高祖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廢勇之詔曰太子之位實為國本苟非其人不可虛立自古儲副或有不才長惡不悛仍令守器皆由情溺寵愛失於至理致使宗社傾亡蒼生塗地由此言之天下安危繫乎上嗣大業傳世豈不重哉皇太子勇地則居長

情所鍾愛初登大位即建春宫冀德業日新隆兹負荷而性識庸闇仁孝無聞昵近小人委任姦佞前後愆釁難以具紀但百姓者天之百姓朕恭天命屬當安育雖欲愛子實畏上靈豈敢以不肖之子而亂天下勇及其男女為王公主者並可廢為庶人顧惟兆庶事不獲已興言及此良深愧歎令薛道衡謂勇曰爾之罪惡人神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耶勇再拜而言曰臣合尸之都市為將來鑒誡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

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憫默又下詔曰自古以來朝危國亂皆邪臣佞媚凶黨扇惑致使禍及宗社毒流兆庶若不標明典憲何以肅清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郡公元旻任掌兵衛委以心膂陪侍左右恩寵隆渥乃包藏姦伏離間君親崇長厲階最為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策名儲貳位長宮寮諂曲取容音技自進躬執樂器親教內人賛成驕侈導引非法太子家令鄒文騰專行左道偏被親昵心腹委付鉅細關知占問國家希覬灾

禍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内事諂諛外作威勢凌侮上下褻瀆宮闈典膳監元淹謬陳愛憎開示怨隙妄起訕謗潛行離阻進引妖巫營事厭禱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往居省閤舊非宮臣禀性浮躁用懷輕險進畫姦謀要射榮利經營閻構開造禍端前主璽下士何竦假託玄象妄説妖怪志圖禍亂心在速發兼制奇器異服皆竦規摹增長驕奢糜費百姓凡此七人為害乃甚並處斬妻妾子孫皆悉没官車騎將軍閭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

尉沈福賓瀛州民章仇太翼等四人所為之事皆是悖惡論其狀迹罪合極刑但朕情存好生未能盡戮可並特免死各決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悉可没官副將作大匠髙龍乂豫追番丁輒配東宫使役營造亭舍進入春坊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判司農少卿事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給虚破丁功擅割園地並處盡於是集羣官于廣陽門外宣詔以戮之廣平王雄答詔曰至尊為百姓割骨肉之恩廢黜無德實為大慶天

下幸甚乃移勇於内史省立晉王廣為皇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東宫賜楊素物三千段元冑楊約並千段楊難敵五百段皆鞫勇之功賞也時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為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撻其胷尋而貝州長史裴肅表稱庶人罪黜已久當克己自新請封一小國高祖知勇之黜也不允天下之情乃徵肅入朝具陳廢立之意時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面申寃屈而皇太子遏之不得聞奏勇於是升樹

大呌聲聞於上蕫得引見素因奏言勇情志昏亂為癲鬼所著不可復收上以為然卒不得見素誣陷經營構成其罪類皆如此高祖寢疾於仁壽宮徵皇太子入侍醫藥而姦亂宮闈事聞於高祖高祖抵牀曰枉廢我兒因遣追勇未及發使高祖暴崩秘不發喪遽收柳述元巖繫於大理獄僞為高祖勑書賜庶人死追封房陵王不為立嗣勇有十男雲昭訓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城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嶷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

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煚後宮生孝實孝範

長寧王儼勇長子也誕乳之初以報高祖高祖曰此即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雲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時人以為敏對六歲封長寧郡王勇敗亦坐廢黜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高祖覽而憫焉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螫手不宜復留意煬帝踐極儼常從行卒於道實鴆之也諸弟分徙嶺外仍勑在所皆殺焉

秦孝王俊字阿祇高祖第三子也開皇元年立為秦王

二年春拜上柱國河南道行臺尚書令雍州刺史時年十二加右武衛大將軍領關東兵三年遷秦州總管隴右諸州盡隷焉俊仁恕慈愛崇敬佛道請為沙門上不許六年遷山南道行臺尚書令伐陳之役以為山南道行軍元帥督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為上流節度陳將周羅睺荀法上等以勁兵數萬屯鸚鵡洲總管崔弘度請擊之俊慮殺傷不許羅睺亦相率而降於是遣使奉章詣闕垂泣謂使者曰謬當推轂愧無尺寸之

功以此多慙耳上聞而善之授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歲餘轉并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初頗有令問高祖聞而大悅下書獎勵焉其後俊漸奢侈違犯制度出錢求息民吏苦之上遣使按其事與相連坐者百餘人俊猶不悛於是盛治宮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為妃作七寶冪䍦又為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階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榮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絃歌於其上

俊頗好内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俊由是遇疾徵還京師上以其奢縱免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廨舍而已臣謂可容上曰法不可違昇固諫上忿然作色昇乃止其後楊素復進諫曰秦王之過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上曰我是五兒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之為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俊疾篤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上謂其使曰

我戮力關塞創兹大業作訓垂範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為吾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後慙怖疾甚大都督皇甫統上表請復王官不許歲餘以疾篤復拜上柱國二十年六月薨於秦邸上哭之數聲而已後所為侈麗之物悉命焚之勑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為後法也王府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妃崔氏以毒王之故下詔廢絶賜死於其家子浩崔氏所生也庶子曰

湛羣臣議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子以母貴貴既如此
罪則可知故漢時栗姬有罪其子便廢郭后被廢其子
斯黜大旣然矣小亦宜同今秦王二子母皆罪廢不合
承嗣於是以秦國官為喪主俊長女永豐公主年十二
遭父憂哀慕盡禮免喪遂絶魚肉每至忌日輒流涕不
食有開府王延者性忠厚領親信兵十餘年俊甚禮之
及俊有疾延恒在閤下衣不解帶俊薨勺飲不入口者
數日羸頓骨立上聞而憫之賜以御藥授驃騎將軍典

宿衛俊葬之日　延號慟而絶上嗟異之令通事舍人弔祭焉詔葬延於俊墓側煬帝即位立浩為秦王以奉孝王嗣封湛為濟北侯後以浩為河陽都尉楊玄感作逆之際左翼衛大將軍宇文述勒兵討之至河陽修啓於浩浩復詣述營兵相往復有司劾浩以諸侯交通内臣竟坐廢免宇文化及殺逆之始立浩為帝化及敗於黎陽北走魏縣自僭偽號因而害之湛驍果有膽烈大業初為滎陽太守坐浩免亦為化及所害

庶人秀高祖第四子也開皇元年立為越王未幾徙封於蜀拜柱國益州刺史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二年進位上柱國西南道行臺尚書令本官如故歲餘而罷十二年又為内史令右領軍大將軍尋復出鎮於蜀秀有膽氣容貌瓌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為朝臣所憚上每謂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為請既還京師請益左右上不許大將軍劉噲之討西爨也高祖令上

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智光為武通行軍司馬上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乎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為毛間蟲所損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秀漸奢侈違犯制度車馬被服擬於天子及太子勇以讒毀廢晉王廣為皇太子秀意甚不平皇太子恐秀終為後變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仁壽二年徵還京師上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秀謝曰忝荷國恩出臨藩岳不能奉法罪當萬死皇太子

及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多何至如是然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蘇威牛弘柳述趙綽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書上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作檄文曰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

所知陳甲兵之威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因以聞奏上曰天下寧有是耶於是廢為庶人幽内侍省不得與妻子相見令給獠婢二人驅使與相連坐者百餘人秀既幽逼憤懣不知所為乃上表曰臣以多幸聯慶皇枝蒙天慈鞠養九歲榮貴唯知富樂未嘗憂懼輕恣愚心陷兹刑網負深山岳甘心九泉不謂天恩尚假餘漏至如今者方知愚心不可縱國法不可犯撫膺念咎自新莫及猶望分身竭命少答慈造但以靈祇不祐福祿消盡

夫婦抱思不相勝致只恐長辭明世永歸泉壤伏願慈
恩賜垂矜愍殘息未盡之間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
令骸骨有所瓜子即其愛子也上因下詔數其罪曰汝
地居臣子情兼家國庸蜀要重委以鎮之汝乃干紀亂
常懷惡樂禍睥睨二宮佇望災釁容納不逞結構異端
我有不和汝便覘候望我不起便有異心皇太子汝兄
也次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妄稱鬼怪又
道不得入宮自言骨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器妄道清

城出聖欲以己當之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述木易之姓更治成都之宫妄說禾乃之名以當八千之運横生京師妖異以證父兄之災妄造蜀地徵祥以符己身之籙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珽又為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似有君鴆集左道符書厭鎮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書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鏁杻械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

則父也復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為開化楊堅夫妻迴心歡喜又畫我形像縛首撮頭仍云請西岳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包藏凶慝圖謀不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為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分之望肆毒心於凡悖弟之行也嫉妬於弟無惡不為無孔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剝削民庶酷虐之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頑嚚之性也弗克負荷

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為之不祥之甚也欲免禍患長守富貴其可得乎後復聽與其子同處煬帝即位禁錮如初宇文化及之弒逆也欲立秀為帝羣議不許於是害之并其諸子

庶人諒字德章一名傑開皇元年立為漢王十二年為雍州牧加上柱國右衛大將軍歲餘轉左衛大將軍十七年出為并州總管上幸温湯而送之自山以東至于滄海南拒黄河五十二州盡隷焉特許以便宜不拘律

令十八年起遼東之役以諒為行軍元帥率衆至遼水遇疾疫不利而還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諒為行軍元帥竟不臨戎高祖甚寵愛之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以太子讒廢居常怏怏陰有異圖遂諷高祖云突厥方强太原即為重鎮宜修武備高祖從之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貯納於并州招傭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王頍者梁將王僧辯之子也少倜儻有奇略為諒咨議參軍蕭摩訶者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並

為諒所親善及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會高祖崩徵之不赴遂發兵反總管司馬皇甫誕切諫諒怒收繫之王頍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即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專定乃兼用二策唱言曰楊素反將誅之聞喜人總管府兵曹裴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是王掌握之内山東士馬亦為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仍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鋭直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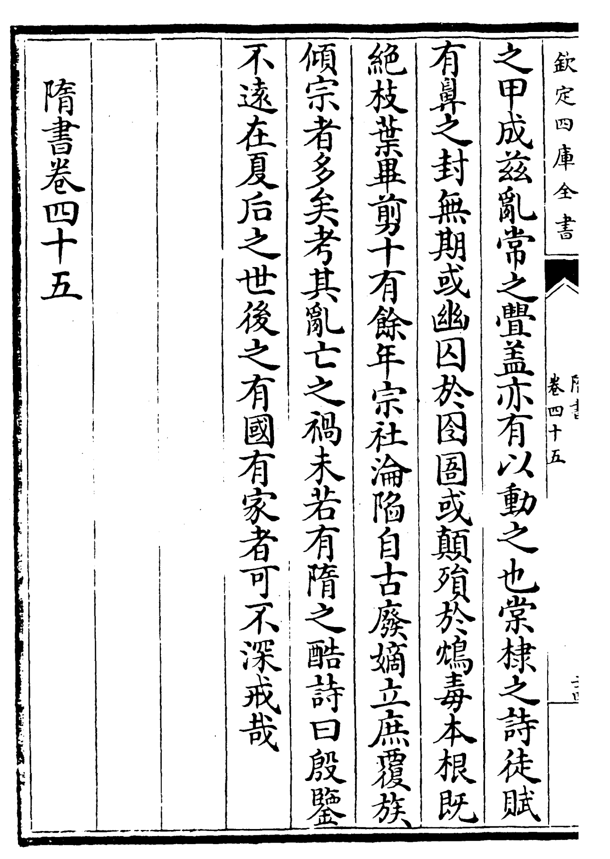
蒲津文安請為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雷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即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大谷以趣河陽大將軍綦良出滏口以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以略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鴈門署文安為柱國紇單貴王聃大將軍茹茹天保侯莫陳惠直指京師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

安文安至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退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王聃為蒲州刺史裴文安為晉州薛粹為絳州梁菩薩為潞州韋道正為韓州張伯英為澤州煬帝遣楊素率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破之於是率步騎四萬趣太原諒使趙子開守高壁楊素擊走之諒大懼拒素於蒿澤屬天大雨諒欲旋師王頍諫曰楊素懸軍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親戎擊之其勢必舉今見敵而還示人以怯阻戰士之心

益西軍之氣願王必勿還也諒不從退守清原素進擊之諒勒兵與官軍大戰死者萬八千人諒退保并州楊素進兵圍之諒窮蹙降於素百寮奏諒罪當死帝曰朕終鮮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諒一死於是除名為民絶其屬籍竟以幽死子顥因而禁錮宇文化及弑逆之際遇害

史臣曰高祖之子五人莫有終其天命異哉房陵資於骨肉之親篤以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闊夷險撫軍監

國凡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既變讒言
間之顧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
室將亡之效衆庶皆知之矣慎子有言曰一兎走街百
人逐之積兎於市過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房
陵分定久矣髙祖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覬覦之望
又維城肇建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殖進之既踰
制退之不以道俊以憂卒實此之由俄屬天步方艱讒
人已勝尺布斗粟莫肯相容秀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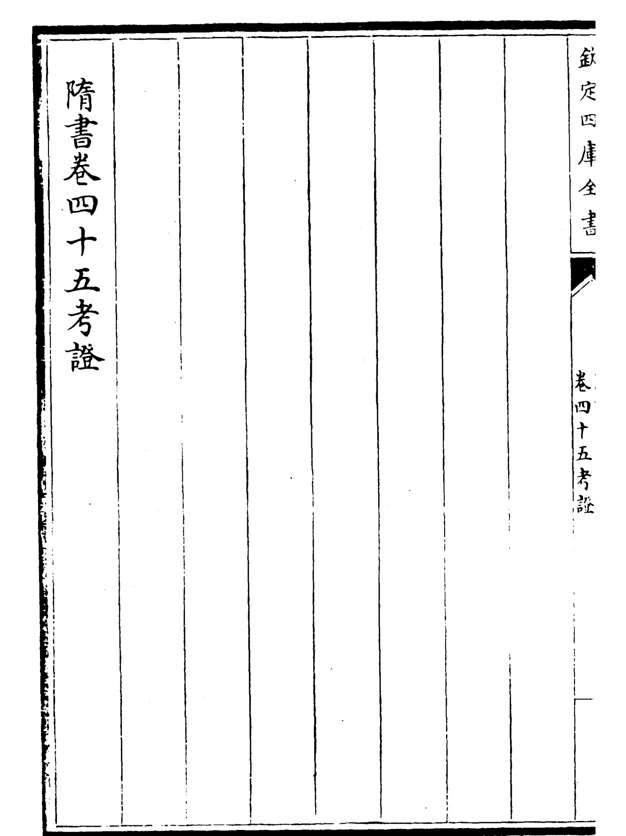
之甲成茲亂常之釁蓋亦有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
有鼻之封無期或幽囚於囹圄或顛殞於鴆毒本根既
絶枝葉畢剪十有餘年宗社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族
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詩曰殷鑒
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可不深戒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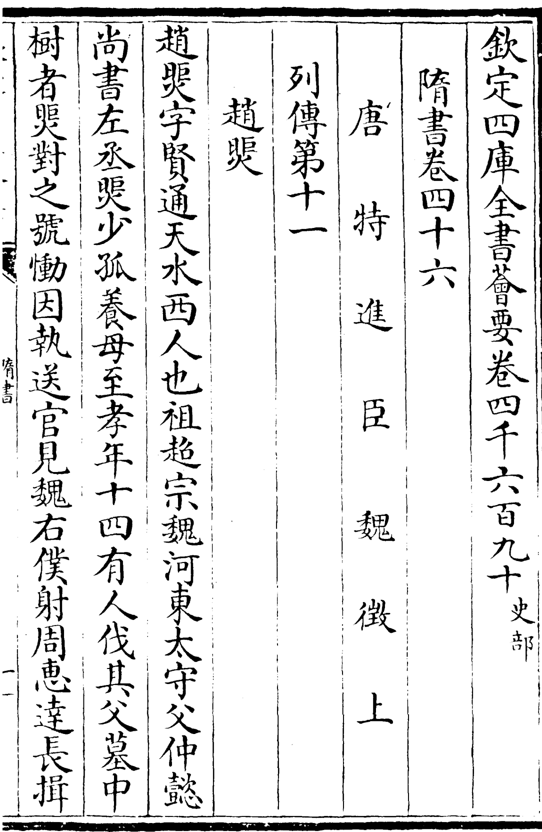
隋書卷四十五

隋書卷四十五考證

房陵王勇傳孽子忿諍○按正韻諍亦音爭訟也後漢劉聖公傳衆理諍訟晉書王沈釋時論闒茸勇敢於饕諍注叶平聲

因加媒蘖○監本蘖作糱按史記司馬遷報任安書隨而媒孽其短師古注孽如麴糱之糱


隋書卷四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五考證



隋書卷四十六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十一

趙煚

趙煚字賢通天水西人也祖超宗魏河東太守父仲懿尚書左丞煚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伐其父墓中樹者煚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

不拜自述孤苦涕泗交集惠達為之隕涕歎息者久之及長深沉有器局略涉書史周太祖引為相府參軍事尋從破洛陽及太祖班師騠請留撫納亡叛太祖從之騠於是師所領與齊人前後五戰斬郡守鎮將縣令五人虜獲甚衆以功封平定縣男邑三百户累轉中書侍郎閔帝受禪遷陜州刺史蠻酋向天王聚衆作亂以兵攻信陵秭歸騠勒所部五百人出其不意襲擊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

旬城頹者百餘步蠻酋鄭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勸熲益修守禦熲曰不然吾自有以安之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乘虛掩襲所居獲其南鄉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遂退明年吳明徹屢為寇患熲勒兵禦之前後十六戰每挫其鋒獲陳裨將覃冏王足子吳朗等三人斬首百六十級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遷荆州總管長史入為民部中大夫武帝出兵鞏洛欲收齊河南之地熲諫曰河南洛陽四

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以定帝不納師竟無功尋從上柱國于翼率衆數萬自三鵶道以伐陳克陳十九城而還以讒毀功不見録除益州總管長史未幾入為天官司會累遷御正上大夫熲與宗伯斛斯徵素不協徵後出為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獄而走帝大怒購之甚急熲上密奏曰徵自以負罪深重懼死遁逃若不北竄匈奴則南投吳越徵雖愚陋久歷清顯奔彼敵國無益聖

朝今者炎旱為災可因茲大赦帝從之徵賴而獲免㸚卒不言高祖為丞相加上開府復拜天官都司會俄遷大宗伯及踐阼㸚授璽紱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戶拜相州刺史朝廷以㸚曉習故事徵拜尚書右僕射視事未幾以忤旨尋出為陝州刺史俄轉冀州刺史甚有威德㸚嘗有疾百姓奔馳爭為祈禱其得民情如此冀州俗薄市井多姦詐㸚為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而嘉焉頒告天下以為常法嘗

有人盜㬥田中蒿者為吏所執㬥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而遣之令人載蒿一車以賜盜者盜者愧恧過於重刑其以德化民皆此類也上幸洛陽㬥來朝上勞之曰冀州大藩民用殷實卿之為政深副朕懷開皇九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義臣嗣官至太子洗馬後同楊諒反誅

趙芬

趙芬字士茂天水西人也父演周秦州刺史芬少有辯

智頍涉經史周太祖引為相府鎧曹參軍歷記室累遷熊州刺史撫納降附得二千户加開府儀同三司大冢宰宇文護召為中外府掾俄遷吏部下大夫芬性彊濟所居之職皆有聲績武帝親總萬機拜内史下大夫轉少御正芬明習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議衆不能決者芬輙為評斷莫不稱善後為司會申國公李穆之討齊也引為行軍長史封淮安縣男邑五百户復出為淅州刺史轉東京小宗伯鎮洛陽高祖為丞相尉迥與司馬消

難陰謀往來芬察知之密白高祖由是深見親委遷東京左僕射進爵郡公開皇初罷東京官拜尚書左僕射與郢國公王誼修律令俄兼内史令上甚信任之未幾以老病出拜蒲州刺史加金紫光禄大夫仍領闗東運漕賜錢百萬粟五千石而遣之後數年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賜以二馬軺車几杖被褥歸于家皇太子又致巾帔後數年卒上遣使致祭鴻臚監護喪事子元恪嗣官至揚州總管司馬左遷候衛長史少子元楷與元恪

皆明幹世事元楷大業中為歴陽郡丞與廬江郡丞徐仲宗俱竭百姓之産以貢于帝仲宗遷南郡丞元楷超拜江都郡丞兼領江都宫使

楊尚希

楊尚希弘農人也祖真魏天水太守父承賓商直淅三州刺史尚希齠齔而孤年十一辭母請受業長安涿郡盧辯見而異之令入太學專精不倦同輩皆共推伏周太祖嘗親臨釋奠尚希時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

太祖奇之賜姓普六茹氏擢爲國子博士累轉舍人仕明武世歷太學博士太子宮尹計部中大夫賜爵高都縣侯東京司憲中大夫宣帝時令尚希撫慰山東河北至相州而帝崩與相州總管尉迥發喪於館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吾不去將及於難遂夜中從捷徑而遁遲明迥方覺令數十騎自驛路追之不及遂歸京師高祖以尚希宗室之望又背迥而至待之甚厚及迥屯兵武陟遣尚希督宗室兵三千

人鎮潼關尋授司會中大夫高祖受禪拜度支尚書進
爵為公歲餘出為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加銀青光禄
大夫尚希時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曰自秦并天下罷
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改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
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户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寮以
衆資費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才百分無一
動須數萬如何可覔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
張之義瑟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國家則

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敢陳管見伏聽裁處帝覽而嘉之於是遂罷天下諸郡尋拜瀛州刺史未之官奉詔巡省淮南還除兵部尚書俄轉禮部尚書授上儀同尚希性弘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為朝廷所重上時每旦臨朝日昃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上懽然曰公愛我者尚希素有足疾上謂之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臥治之於是出

拜蒲州刺史仍領本州宗團驃騎尚希在州甚有惠政復引瀵水立隄防開稻田數千頃民賴其利開皇十年辛官時年五十七謚曰平子旻嗣後改封丹水縣公官至安定縣丞

長孫平

長孫平字處均河南洛陽人也父儉周柱國平美容儀有器幹頗覽書記仕周釋褐衛王侍讀時武帝逼於宇文護謀與衛王誅之王前後常使平往來通意於帝及

護伏誅拜開府樂部大夫宣帝即位置東宮官屬以平為小司寇與小宗伯趙芬分掌六府高祖龍潛時與平情好欵洽及為丞相恩禮彌厚尉迥王謙司馬消難並稱兵内侮高祖深以淮南為意時賀若弼鎮壽陽恐其懐二心遣平馳驛往代之弼果不從平麾壯士執弼送于京師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差等儲之閭巷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因上書曰臣聞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命勸農重穀先王令軌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而民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者也去年亢陽關右饑餧陛下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大德鴻恩可謂至矣然經國之道義資遠算請勒諸州刺史縣令以勸農積穀為務上深嘉納自是州里豐衍民多賴焉後數載轉工部尚書名為稱職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為憒憒者上怒將斬之

平進諫曰川澤納汙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臣不勝至願願陛下弘山海之量茂寛裕之德鄙諺曰不癡不聾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是赦紹因勑羣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其後突厥達頭可汗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上使平持節宣諭令其和解賜縑三百匹良馬一匹而遣之平至突厥所為陳利害遂各解兵可汗贈平馬二百匹及還

平進所得馬上盡以賜之未幾遇譴以尚書檢校汴州事歲餘除汴州刺史其後歷許貝二州俱有善政鄴都俗薄舊號難治前後刺史多不稱職朝廷以平所在善稱轉相州刺史甚有能名在州數年會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為鍪甲之象上怒而免之俄而念平鎮淮南時事進位大將軍拜太常卿判吏部尚書事仁壽中卒謚曰康子師孝性輕狡好利數犯法上以其不克負荷遣使弔平國官師孝後為渤海郡主簿屬大業之

季政教陵遲師孝恣行貪濁一郡苦之後為王世充所害

元暉

元暉字叔平河南洛陽人也祖琛魏恒朔二州刺史父翌尚書左僕射暉鬚眉如畫進止可觀頗好學涉獵書記少得美名於京下周太祖見而禮之命與諸子遊處每同席共硯情契甚厚弱冠名補相府中兵叅軍尋遷武伯下大夫于時突厥屢為寇患朝廷將結和親令暉

齎錦綵十萬使于突厥暉說以利害中國厚禮可汗大悦遣其名王隨獻方物俄拜儀同三司賓部下大夫保定初大冢宰宇文護引為長史會齊人來結盟好以暉多才辯與千乘公崔睦俱使于齊還振威中大夫武帝之娉突厥后也令暉致禮焉加開府轉司憲大夫及平關東使暉安集河北封義寧子邑四百户高祖總百揆加上開府進爵為公開皇初拜都官尚書兼領太僕奏請決杜陽水灌三畤原溉舄鹵之地數千頃民賴其利

明年轉左武候將軍太僕卿如故尋轉兵部尚書監漕渠之役未幾坐事免頃之拜魏州刺史頗有惠政在任數年以疾去職嵗餘卒于京師時年六十上嗟悼久之勑鴻臚監護喪事謚曰元子肅嗣官至光禄少卿肅弟仁器性明敏官至日南郡丞

韋師

韋師字公頴京兆杜陵人也父瑱周驃騎大將軍師少沉謹有至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

其在茲乎少丁父母憂居喪盡禮州里稱其孝行及長
略涉經史尤工騎射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
室轉賓曹參軍師雅知諸蕃風俗及山川險易其有夷
狄朝貢師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人驚服無敢
隱情齊王憲為雍州牧引為主簿本官如故及武帝親
總萬機轉少府大夫及平高氏詔師安撫山東從為賓
部大夫高祖受禪拜吏部侍郎賜爵井陘侯邑五百户
數年遷河北道行臺兵部尚書詔為山東河南十八州

安撫大使奏事稱旨賜錢三百萬兼領晉王廣司馬其族人世康為吏部尚書與師素懐勝負于時晉王為雍州牧盛存第望以司空楊雄尚書左僕射高熲並為州都督引師為主簿而世康弟世約為法曹從事世康恚恨不能食又恥世約在師之下名世約數之曰汝何故為從事遂杖之後從上幸醴泉宮上召師與左僕射高熲上柱國韓擒等於卧内賜宴令各敘舊事以為笑樂平陳之役以本官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

無所犯稱為清白後上為長寧王儼納其女為妃除汴州刺史甚有治名卒官謚曰定子德政嗣大業中仕至給事郎

楊异

楊异字文殊弘農華陰人也祖鈞魏司空父儉侍中异美風儀沉深有器局髫齔就學日誦千言見者竒之九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殆將滅性及免喪之後絶慶弔閉戸讀書數年之間博涉書記周閔帝時為寧都太守甚

有能名賜爵呂樂縣子後數以軍功進為侯高祖作相行濟州事及踐阼拜宗正少卿加上開府蜀王秀之鎮益州也朝廷盛選綱紀以异方直拜益州總管長史賜錢二十萬縑三百匹馬五十四匹而遣之尋遷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數載復為宗正少卿未幾擢拜刑部尚書歲餘出除吳州總管甚有能名時晉王廣鎮揚州詔令异每歲一與王相見評論得失規諷疑闕數載卒官時年六十二子虔遜

蘇孝慈 兄子沙羅

蘇孝慈扶風人也父武周周兗州刺史孝慈少沉謹有器幹美容儀周初為中侍上士後拜都督聘于齊以奉使稱旨遷大都督其年又聘于齊還授宣納上士後從武帝伐齊以功進位開府賜爵文安縣公邑千五百戶尋改封臨水縣公增邑千二百戶累遷工部上大夫高祖受禪進爵安平郡公拜太府卿于時王業初基百度伊始徵天下工匠纖微之巧無不畢集孝慈總其事世

以為能俄遷大司農歲餘拜兵部尚書待遇踰密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上欲重宫官之望多令大臣領其職於是拜孝慈為太子右衛率尚書如故明年上於陜州置常平倉轉輸京下以渭水多沙流乍深乍淺漕運者苦之於是決渭水為渠以屬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上善之又領太子右庶子轉授左衛率仍判工部民部二尚書稱為幹理數載進位大將軍轉工部尚書率如故先是以百寮供費不足臺省府寺咸置廨錢收息取給

孝慈以為官民爭利非興化之道上表請罷之請公卿以下給職田各有差上並嘉納焉開皇十八年將廢太子憚其在東宮出為淅州刺史太子以孝慈去甚不平形於言色其見重如此仁壽初遷洪州總管俱有惠政其後桂林山越相聚為亂詔孝慈為行軍總管擊平之其年卒官有子會昌孝慈兄子沙羅字子粹父順周眉州刺史沙羅仕周釋褐都督後從韋孝寬破尉迥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通秦縣公開皇初蜀王秀鎮益州

沙羅以本官從拜資州刺史八年冉尨羌作亂攻汶山金川二鎮沙羅率兵擊破之授邛州刺史後數載檢校利州總管事從史萬歲擊西爨累戰有功進位大將軍賜物千段尋檢校益州總管長史會越巂人王奉舉兵作亂沙羅從段文振討平之賜奴婢百口會蜀王秀廢吏案奏沙羅云王奉為奴所殺秀廼詐稱左右斬之又調熟獠令出奴婢沙羅隱而不奏由是除名卒於家有子康

李雄

李雄字毗盧趙郡高邑人也祖榼魏太中大夫父徽伯齊陜州刺史陷于周雄因隨軍入長安雄少慷慨有大志家世並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曰棄文尚武非士大夫之素業雄答曰竊覽自古誠臣貴仕文武不備而能濟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覩前志但不守章句耳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子旦無以應之周太祖時釋褐輔國將軍從達奚武平漢中定興州又

討汾州叛胡録前後功拜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閔帝受禪進爵為公遷小賔部其後復從達奚武與齊人戰於芒山諸軍大敗雄所領獨全武帝時從陳王純迎后於突厥進爵奚伯拜硤州刺史數歲徵為本府中大夫尋出為凉州總管長史從滕王逌破吐谷渾於青海以功加上儀同宣帝嗣位從軍總管韋孝寛略定淮南雄以輕騎數百至硤口說下十餘城拜豪州刺史高祖總百揆徵為司會中大夫以淮南之功加位上開府及受

禪拜鴻臚卿進爵高都郡公食邑二千戶後數年晉王廣出鎮并州以雄爲河北行臺兵部尚書上謂雄曰吾兒既少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今推誠相委吾無北顧之憂矣雄頓首而言曰陛下不以臣之不肖寄臣以重任臣雖愚固心非木石謹當竭誠效命以答鴻恩歔欷流涕上慰諭而遣之雄當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之色王甚敬憚吏民稱焉歲餘卒官子公挺嗣

張煚 劉仁恩 郭均 馮世基 厙狄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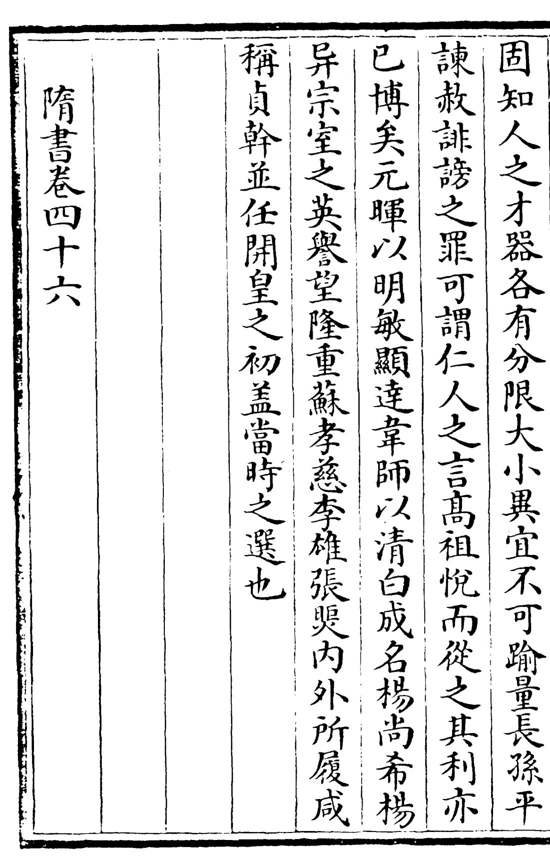
張煚字士鴻河間鄭人也父羡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為蕩難將軍從武帝入關累遷銀青光禄大夫周太祖引為從事中郎賜姓叱羅氏歷司職大夫雍州治中雍州刺史儀同三司賜爵虞鄉縣公復入為司成中大夫典國史周代公卿類多武將唯羡以素業自通甚為當時所重後以年老致仕于家及高祖受禪欽其德望以書徵之曰朕初臨四海思存政術舊齒名賢實懷勤佇儀同昔在周室德業有聞雖云致仕猶克壯年即宜入

朝用副虛想及謁見勑令勿拜扶升殿上降榻執手與
之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杖會遷都龍首羨上表勸以
儉約上優詔答之俄而卒時年八十四贈滄州刺史謚
曰定撰老子莊子義名曰道言五十二篇㓗好學有父
風在魏釋褐奉朝請遷員外侍郎周太祖引為外兵曹
閔帝受禪加前將軍明武世歷膳部大夫冢宰司録賜
爵北平縣子邑四百戶宣帝時加儀同進爵為伯高祖
為丞相㓗深自推結高祖以其有幹用甚親遇之及受

禪拜尚書右丞進爵為侯俄遷太府少卿領營新都監丞丁父憂去職柴毀骨立未朞起令視事固讓不許授儀同三司襲爵虞鄉縣公增邑通前千五百戶尋遷太府卿拜民部尚書晉王廣為揚州總管授㬉司馬加銀青光禄大夫㬉性和厚有識度甚有當時之譽後拜冀州刺史晉王廣頻表請之復為晉王長史檢校蔣州事及晉王為皇太子復為冀州刺史進位上開府吏民悅服稱為良二千石仁壽四年卒官時年七十四子慧實

官至絳郡丞開皇時有劉仁恩者不知何許人也倜儻有文武幹用初為毛州刺史治績號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書又以行軍總管從楊素伐陳與素破陳將呂仲肅於荊門仁恩之計居多授上大將軍甚有當時之譽馮翊郭均上黨馮世基並明悟有幹畧相繼為兵部尚書代人厙狄嶔性弘厚有局度官至民部尚書此四人俱顯名於當世然事行闕落史莫能詳

史臣曰二趙明習故事當世所推及居端右無聞殊績



固知人之才器各有分限大小異宜不可踰量長孫平諫赦誹謗之罪可謂仁人之言高祖悦而從之其利亦已博矣元暉以明敏顯達韋師以清白成名楊尚希楊异宗室之英譽望隆重蘇孝慈李雄張煚内外所履咸稱貞幹並任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

隋書卷四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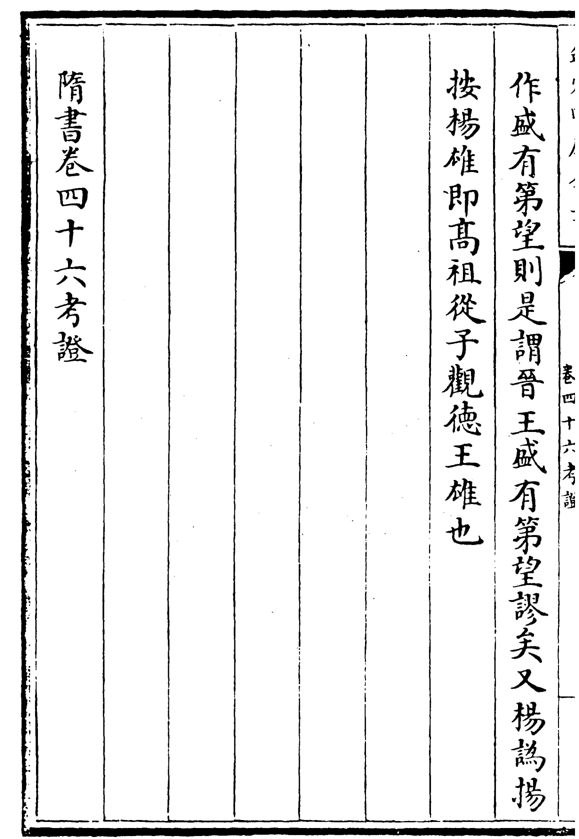
隋書卷四十六考證

趙芬傳復出為淅州刺史○閣本淅譌浙按本書地理志豫部有淅陽郡注西魏置淅州大業初置淅陽郡外無浙州之名

長孫平傳遣使弔平國官○按北史無國官二字

韋師傳于時晉王為雍州牧盛存第望以司空楊雄尚書左僕射高熲並為州都督○監本存作有宋本作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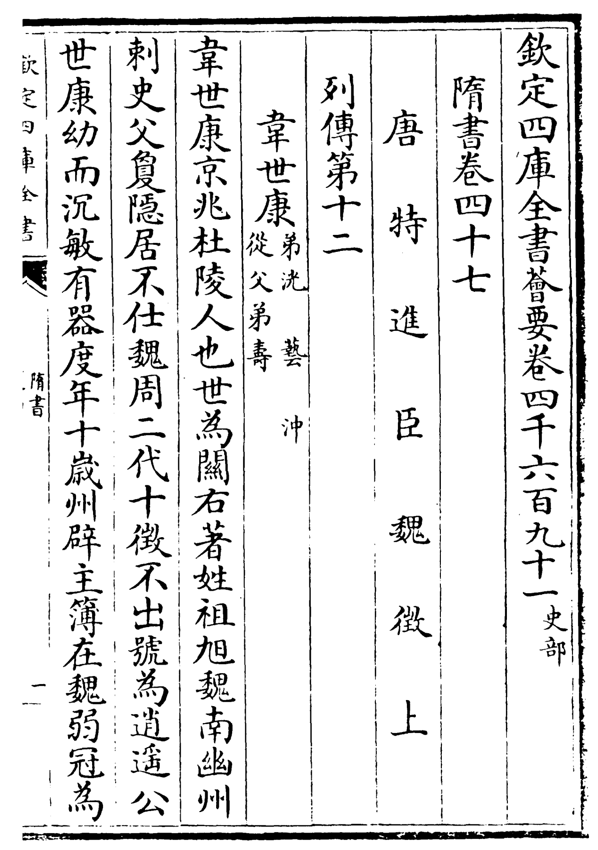
臣映斗按盛存第望謂晉王存注于門第望族若



作盛有第望則是謂晉王盛有第望謬矣又楊譌揚

按楊雄即高祖從子觀德王雄也

隋書卷四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六百九十一 史部

隋書卷四十七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十二

韋世康 弟洸 藝 沖 從父弟壽

韋世康京兆杜陵人也世為關右著姓祖旭魏南幽州刺史父夐隱居不仕魏周二代十徵不出號為逍遥公世康幼而沉敏有器度年十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為

直寢封漢安縣公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後仕周自典祠下大夫歷沔硤二州刺史從武帝平齊授司州總管長史于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民胥悅歲餘入為民部中大夫進位上開府轉司會中大夫尉迥之作亂也高祖憂之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階恐生揺動今以委公善為吾守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闔境清肅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懷在州嘗慨然有止足之志與弟子書

曰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兹亟登衮
命頻涖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為寶處膏
腴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為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
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闇更劇不見細書足疾彌增非
可趨走禄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況嬢
春秋已高温凊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世穆世文
並從戎役吾與世沖復嬰遠任陟岵瞻望此情彌切桓
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養禮未訪汝等故遣

此及興言遠慕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於是乃止在任數年有惠政奏課連最擢為禮部尚書世康寡嗜欲不慕貴勢未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已有之亦不顯人過咎以求名譽尋進爵上庸郡公加邑至二千五百户其年轉吏部尚書餘官如故四年丁母憂去職未朞起令視事世康固請乞終私制上不許世康之在吏部選用平允請托不行開皇七年將事江南議重方鎮拜襄州刺史坐事免未幾授安州總管尋遷為信

州總管十三年入朝復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為廉平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為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滿之誡先哲所重欲追蹤二疏伏奉尊命後因侍宴世康再拜陳讓曰臣無尺寸之功位亞台鉉今犬馬齒衰不益明時恐先朝露無以塞責願乞骸骨退避賢能上曰朕夙夜庶幾求賢若渴冀與公共治天下以致太平今之所請深

乖本望縱令筋骨衰謝猶屈公臥治一隅於是出拜荆州總管時天下唯置四大總管幷揚益三州並親王臨統唯荆州委於世康時論以為美世康為政簡靜百姓愛悅合境無訟十七年卒于州時年六十七上聞而痛惜之贈賻甚厚贈大將軍謚曰文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位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宦途不達共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世多其義長子福子官至司隸别駕次子福嗣仕至内史舍人後以罪黜楊玄感之作亂也以兵逼東

都福嗣從衛玄戰於城北軍敗為玄感所擒令作文檄辭甚不遜尋背玄感還東都帝銜之不已車裂於高陽少子福奬通事舍人在東都與玄感戰没

洸字世穆性剛毅有器幹少便弓馬仕周釋褐寢上士數從征伐累遷開府賜爵衛國縣公邑千二百戶高祖為丞相從李父孝寬擊尉迥於相州以功拜柱國進封襄陽郡公邑二千戶時突厥寇邊皇太子屯咸陽令洸統兵出原州道與虜相遇擊破之尋拜江陵總管未

幾以母疾徵還俄拜安州總管伐陳之役領行軍總管及陳平拜江州總管率步騎二萬略定九江陳豫章太守徐璒據郡持兩端洸遣開府呂昂長史馮世基以兵相繼而進既至城下璒偽降其夜率所部二千人襲擊昂昂與世基合擊大破之擒璒於陣高梁女子冼氏率衆迎洸遂進圖嶺南上遺洸書曰公鴻勲大業名高望重率將戎旅撫慰彼方風行電掃咸應稽服若使干戈不用兆庶獲安方副朕懐是公之力至廣州說陳瀹州

都督王猛下之嶺表皆定上聞而大悅許以便宜從事
洸所綏集二十四州拜廣州總管歲餘番禺夷王仲宣
聚衆為亂以兵圍洸洸勒兵拒之中流矢而卒贈上柱
國賜綿絹萬叚謚曰敬子協嗣協字欽仁好學有雅量
起家著作佐郎後轉祕書郎開皇中其父在廣州有功
上令協齎詔書勞問未至而父卒上以其父身死王事
拜協柱國後歷定息秦三州刺史皆有能名卒官
藝字世文少受業國子周武帝時數以軍功致位上儀

同賜爵修武縣侯邑八百戸授左旅下大夫出為魏郡太守及高祖為丞相尉迥陰圖不軌朝廷微知之遣藝季父孝寛馳往代迥孝寛將至鄴因詐病止傳舍從迥求藥以察其變迥遣藝迎孝寛孝寛問迥所為藝黨於迥不以實荅孝寛怒將斬之藝懼乃言迥反狀孝寛於是將藝西遁每至亭驛輒盡驅傳馬而去復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迥尋遣騎追孝寛追人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寛與藝由是得免高祖

以孝寬故弗問藝之罪加授上開府即從孝寬擊迥及破尉惇平相州皆有力焉以功進位上大將軍改封武威縣公邑千戶以修武縣侯别封一子高祖受禪進封魏興郡公歲餘拜齊州刺史為政清簡士庶懐惠在職數年遷營州總管藝容貌瓌偉每夷狄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番人畏懼莫敢仰視而大治產業與北夷貿易家資鉅萬頗為清論所譏開皇十五年卒官時年五十八謚曰懐

沖字世沖少以名家子在周釋褐衛公府禮曹參軍後從大將軍元定渡江伐陳為陳人所虜周武帝以帛贖而還之帝復令沖以馬千匹使於陳以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而還沖有辭辯奉使稱旨累遷少御伯下大夫加上儀同于時稽胡屢為寇亂沖自請安集之因拜汾州刺史高祖踐阼徵為兼散騎常侍進位開府賜爵安固縣侯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上呼沖問計沖曰夷狄之性易為反覆

皆由牧宰不稱之所致也臣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上然之因命沖綏懷叛者月餘皆至並赴長城上下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甚得諸胡歡心以母憂去職俄而起為南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沖上表固讓詔曰西南夷裔屢有生梗每相殘賊朕甚愍之已命戎徒清撫邊服以開府器幹堪濟識略英遠軍旅事重故以相任知在艱疚日月未多金革奪情蓋有通式宜自抑割即膺往旨沖既至南寧渠帥

爨震及西爨首領皆詣府參謁上大悅下詔褒揚之其兄子伯仁隨沖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失望上聞而大怒令蜀王秀治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方正案沖無所寛貸沖竟坐免其弟太子洗馬世約譖巖於皇太子上謂太子曰古人有沽酒酸而不售者為噬犬耳今何用世約乎適累汝也世約遂除名後數載令沖檢校括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定吳州賊帥羅慧方並聚衆為亂攻圍婺州永康烏程諸縣沖率兵擊破之改封

義豐縣侯檢校泉州事尋拜營州總管沖容貌都雅寛厚得衆心懐撫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懼朝貢相續高麗嘗入寇沖率兵擊破之仁壽中高祖為豫章王暕納沖女為妃徴拜民部尚書未幾卒時年六十六少子挺最知名

壽字世齡父孝寛周上柱國鄖國公壽在周以貴公子早有令譽為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趙王為雍州牧引為主簿尋遷少御伯武帝親征高氏拜京兆尹委以後

事以父軍功賜爵永安縣侯邑八百户高祖為丞相以
其父平尉迥拜壽儀同三司進封滑國公邑五千户俄
以父喪去職高祖受禪起令視事尋遷恒毛二州刺史
頗有治名開皇十年以疾徵還卒于家時年四十二謚
曰定仁壽中高祖為晉王廣納其女為妃以其子保繼
嗣壽弟霽位至太常少卿安邑縣伯津位至内史侍郎
判民部尚書事世康從父弟操字元節剛簡有風槩仕
周致位上開府光州刺史高祖為丞相以平尉迥功進

位柱國封平桑郡公歷青荆二州總管卒官謚曰静

柳機子述 機弟旦 肅 從弟雄亮 從子謇之 族兄昂 昂子調

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也父慶魏尚書左僕射機偉儀容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為魯公引為記室及帝嗣位自宣納上士累遷少納言太子宫尹封平齊縣公從帝平齊拜開府轉司宗中大夫宣帝時遷御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己託於鄭譯陰求出外於是拜華州刺史及高祖作相徵還京師時

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州刺史及踐阼進爵建安郡公邑二千四百户徵為納言機性寬簡有雅望然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在職數年復出為華州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冀州刺史後徵入朝以其子述尚蘭陵公主禮遇益隆初機在周與族人文城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機昂並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機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皆歡笑機竟無言未幾還州前後

作牧俱稱寛惠後數年以疾徴還京師卒於家時年五十六贈大將軍青州刺史謚曰簡子述嗣

柳述字業隆性明敏有幹略頗涉文藝少以父蔭為太子親衛後以尚主之故拜開府儀同三司内史侍郎上於諸壻中特所寵敬歲餘判兵部尚書事丁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黄門侍郎事襲爵建安郡公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修理為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稱貴倖朝臣

莫不讋憚述每陵侮之數於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素或令述改之輙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而楊素亦被疎忌不知省務述任寄踰重拜兵部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令攝兵部尚書上於仁壽宮寢疾述與楊素黄門侍郎元巖等侍疾宮中時皇太子無禮於陳貴人上知而大怒因令述名房陵王述與元巖出外作勅書楊素聞之與皇太子協謀便矯詔執述巖

二人持以屬吏及煬帝嗣位述竟坐除名與公主離絶徙述于龍川郡公主請與述同徙帝不聽事見列女傳述在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而死時年三十九

旦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起家周左侍上士累遷兵部下大夫頃之益州總管王謙起逆拜為行軍長史從梁睿討平之以功授儀同三司開皇元年加授開府封新城縣男遷授掌設驃騎歷羅淅魯三州刺史並有能名大業初拜龍川太守民居山洞好相攻擊旦為開設

學校大變其風帝聞而善之下詔褒美四年徵為太常少卿攝判黃門侍郎事卒官年六十一子爕官至河內掾

肅字匡仁少聰敏嫻於占對起家周齊王文學武帝見而異之名拜宣納上士高祖作相引為賓曹參軍開皇初授太子洗馬陳使謝泉來聘以才學見稱詔肅宴接時論稱其華辯轉太子內舍人遷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為民大業中帝與段達語及庶人罪惡之狀達云柳

肅在宮大見疎斥帝問其故答曰學士劉瑧嘗進章仇大翼於宮中爲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帝之冢子位當儲貳誠在不孝無患見疑劉瑧書生鼓摇唇舌適足以相詿誤願殿下勿納之庶人不懌他日謂瑧曰汝何故漏洩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自是後言皆不用帝曰肅横除名非其罪也名守禮部侍郎轉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行幸遼東常委之於涿郡留守十一年卒時年六十二

雄亮字信誠父檜仕周華陽太守遇黄衆寶作亂攻陷華陽檜為賊所害雄亮時年十四哀毁過禮陰有復讐之志武帝時衆寶率其所部歸於長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斬衆寶于城中請罪闕下帝特原之尋治梁州總管記室遷湖城令累遷内史中大夫賜爵汝陽縣子司馬消難作亂江北高祖令雄亮聘于陳以結鄰好及還會高祖受禪拜尚書考功侍郎尋遷給事黄門侍郎尚書省凡有奏事雄亮多所駁正深為公卿所憚俄以本

官檢校太子左庶子進爵為伯秦王俊之鎮隴右也出為秦州總管府司馬領山南道行臺左丞卒官時年五十一有子贇

謇之字公正父蔡年周順州刺史謇之身長七尺五寸儀容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為兒童時周齊王憲嘗遇謇之於塗異而與語大奇之因奏入國子以明經擢第拜宗師中士尋轉守廟下士武帝嘗有事大廟謇之讀祝文音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為宣納上士及

高祖作相引為田曹參軍仍諳典䥴事開皇初拜通事
舍人尋遷内史舍人歷兵部司勲二曹侍郎朝廷以謇
之有雅望善談謔又飲酒至石不亂由是每梁陳使至
輒令謇之接對後遷光禄少卿出入十餘年每參掌敷
奏會吐谷渾來降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謇之
兼散騎常侍送公主於西域俄而突厥啓明可汗求結
和親復令謇之送義成公主於突厥謇之前後奉使得
二國所贈馬千餘匹雜物稱是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

仁壽中出為肅州刺史尋轉息州刺史俱有惠政後二歲以母憂去職煬帝踐阼復拜光禄少卿大業初啓民可汗自以内附遂畜牧於定襄馬邑間帝使謇之諭令出塞及還奏事稱旨拜黄門侍郎時元德太子初薨朝野注望皆以齊王當立帝方重王府之選大業三年車駕還京師拜為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備儀衛令齊王立於西朝堂之前北面遣吏部尚書牛弘内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廷引謇之詣齊王所西面

立牛弘宣勑謂齊王曰我昔階緣恩寵啓封晉陽出藩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乃令高熲虞慶則元旻等從内送王子相於我于時誡我曰以汝幼沖未更世事今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人踈遠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勑之後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之力吾無今日矣若與謇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又勑謇之曰今以卿作輔於齊善思

匡救之理副朕所望若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時齊王正擅寵左右放縱喬令則之徒深見昵狎謇之雖知其罪失不能匡正及王得罪謇之竟坐除名帝幸遼東名謇之檢校燕郡事及帝班師至燕郡坐供頓不給配戍嶺南卒於涯口時年六十子感明

昂字千里父敏有高名好禮篤學治家如官仕周歷職清顯開皇初為太子太保昂有氣識幹局過人周武帝

時為大内史賜爵文城郡公致位開府當塗用事百寮皆出其下宣帝嗣位稍被疎遠然不離本職及高祖為丞相深自結納高祖大悦之以為大宗伯昂受拜之日遂得偏風不能視事高祖受禪昂疾愈加上開府拜潞州刺史昂見天下無事可以勸學行禮因上表曰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禮故能移既往之風成惟新之俗自魏道將謝分割九區關右山東久為戰國各逞權詐俱殉干戈賦役繁重刑政嚴急盖救焚拯溺無暇從容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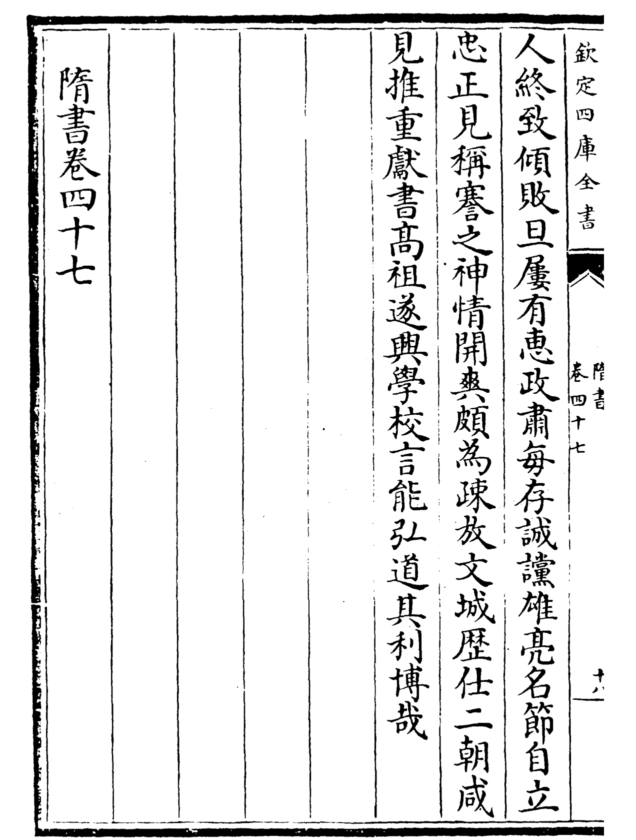
朝野之願以至於此晚世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澆敝流宕忘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於時則儒雅之道經禮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以未清軌物由茲而壞伏惟陛下稟靈上帝受命昊天合三陽之期膺千祀之運往者周室頹毀區宇沸騰聖策風行神謀電發端坐廊廟蕩滌萬方俯順幽明君臨四海擇萬古之典無善不爲改百王之弊無惡不盡至若因情緣義爲其節文故以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黎獻尚未盡行臣謬

蒙獎策從政藩部人庶軌儀實見多闕儒風以墜禮教猶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頓變仰惟深思遠慮情念下民漸被以儉使至於道臣恐業淹事緩動延年世若行禮勸學道教相催必當靡然向風不遠而就家知禮節人識義方比屋可封輒謂非遠上覽而善之因下詔曰建國重道莫先於學尊主庇民莫先於禮自魏氏不競周齊抗衡分四海之民鬬二邦之力遞為强弱多歷年所務權詐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輕俎豆民不見德唯爭

是聞朝野以機巧為師文吏用深刻為法風澆俗敝化之然也雖復建立庠序兼啓黌塾業非時貴道亦不行其間服膺儒術蓋有之矣彼衆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維持名教奬飾彛倫微相弘益頼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隨化有禮則祥瑞必降無禮則妖孽興起人禀五常性靈不一有禮則陰陽合德無禮則禽獸其心治國立身非禮不可朕受命於天財成萬物去華夷之亂求風化之宜戒奢崇儉率先百辟輕徭薄賦冀以寛弘而積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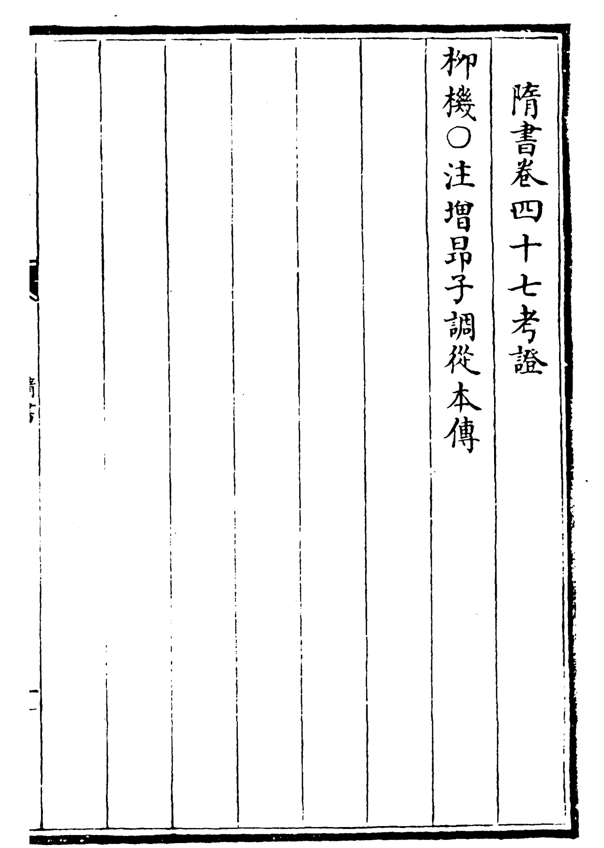
生常未能懲革閭閻士庶吉凶之禮動悉乖方不依制度執憲之職似塞耳而無聞莅民之官猶蔽目而不察宣揚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學且耕且養今者民丁非役之日農畝時候之餘若敦以學業勸以經禮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豈止知禮節識廉恥父慈子孝兄恭弟順者乎始自京師爰及州郡宜祗朕意勸學行禮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昂在州甚有惠政數年卒官子調起家秘書郎尋轉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

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揺不須風調斂板
正色曰調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為侍御史調信有可取
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秋樞機何可輕發素甚竒之
煬帝嗣位累遷尚書左司郎時王綱不振朝士多贓貨
唯調清素守常為時所美然於幹用非其所長
史臣曰韋氏自居京兆代有人物世康昆季餘慶所鍾
或入處禮闈或出總方岳朱輪接軫旟旆成陰在周暨
隋勲庸並茂盛矣建安風韻閑雅望重當時述恃寵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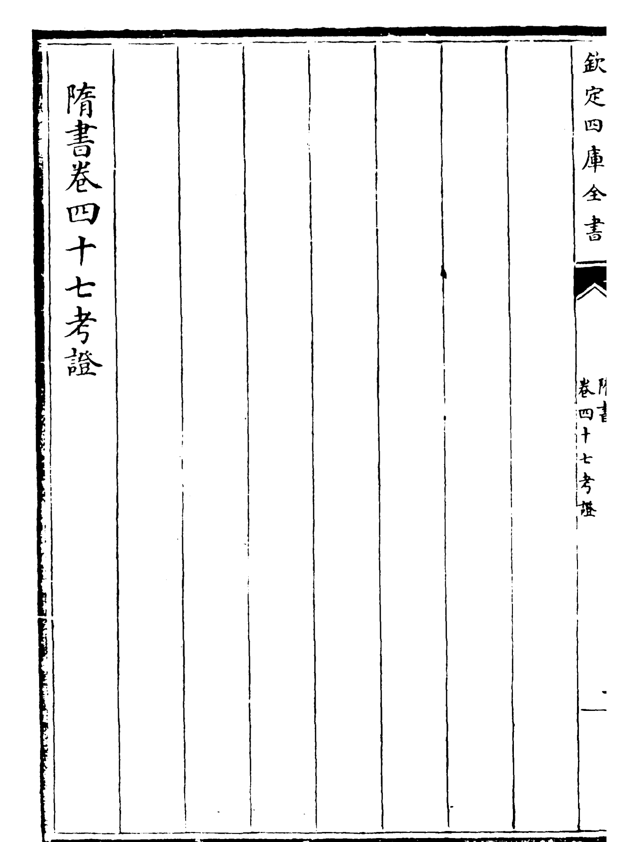
人終致傾敗旦屢有惠政肅毎存誠讜雄亮名節自立忠正見稱謇諤之神情閑爽頗為疎放文城歷仕二朝咸見推重獻書高祖遂興學校言能弘道其利博哉

隋書卷四十七



隋書卷四十七考證

柳機○注增昂子調從本傳



隋書卷四十七考證

隋書卷四十七考證

謹案卷四十五第十二頁前七行麋費百姓刋本麋訛麋今改後倣此

第十二頁後六行七行並處盡句疑有脫誤

卷四十六第九頁後五行涉獵書記刋本獵訛臘據監本改

第十頁前八行請決杜陽水灌三時原溉舄鹵之地刋本灌訛溉溉訛既據監本改

第十一頁後三行盛存第望刋本第望二字誤倒據

監本改

第十七頁前五行釋褐奉朝請刊本褐訛謁今改

卷四十七第四頁後七行咸應稽服刊本應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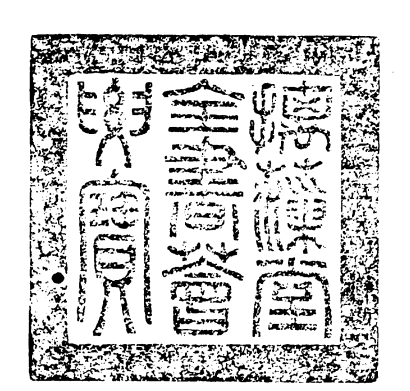
據監本改

第九頁前二行注族兄昂刊本兄訛弟按目錄及

監本本傳皆作兄今據改

後六行與族人文城公昂俱歷顯要刊本城訛成

據監本及柳昂本傳改



覆校官助教臣吴省蘭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劉垠